

传 承

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乌日娜

（一）天南海北皆是“内蒙人”

“哎，同志醒醒，别睡了，到呼和浩特了。”

2月的塞外青城，春寒料峭，北风正疾。列车员穿行在拥挤的车厢间，依次拉开窗帘。

“哎！你们看，咱是不是到了！”有人趴在车窗上往外看。

远处是白雪皑皑的荒原，银装素裹的大山，近处能看到几间错落无序低矮的平房，屋顶的枯草在风中摇摇晃晃，几只乌鸦在房前屋后低飞。

火车缓缓停靠，没有进站，停在站外。确切地说是不知道停在了哪里，因为既没有围栏更没有院墙。

“终于到了，这一路，感觉腰都要断了！”

“真冷啊！比我家腊月还冷！”

“你们说，咱们是不是跟当年‘昭君出塞’差不多？”

“以后，我们就是‘内蒙人’了！”

.....

陆陆续续从车上下来一些年轻人，背着大包小包、木箱行李，有的手里拎着暖壶脸盆，甚至还拎着做饭的烟囱炉灶……塞外青城扑面而来的寒风，瞬间让连日车马劳顿、满身疲惫的他们“精神抖擞”起来。
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问题如山。当时的内蒙古更是交通闭塞，贫穷落后，现代医疗卫生行业几乎为零。缺医少药，疾病丛生，人均期望寿命不足 35 岁，蒙古族平均寿命只有 19.6 岁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位于阴山脚下的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（前身是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，简称内医附院）应运而生。

医院初创，要人没人，要设备没设备。在党和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下，来自京津冀、东北、江南等地的几十名青年，千里迢迢来到了草原。

他们或是在某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的医学新秀，或是刚刚走出知名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。他们满是激情与热血，怀揣理想与荣耀，告别故土，远走他乡，带着户口，携妻带子，从天南海北来到这片陌生的草原，心甘情愿做一个“内蒙人”。

在大青山脚下，他们白手起家，从一只听诊器，一把手术刀，一根粉笔，一件白衣，一点一滴筹建起了治疗室、门诊和病房，艰难地开启了治病救人、教书育人的征程。

没人知道，在那个寒冷的初春清晨，回荡在塞外草原的列车鸣笛声，叩响了内蒙古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现代医学之门。

建院初期，医院的简陋程度让人难以想象。

全院仅有 126 名医护人员，150 张床位；除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赠送的日本产心电图机以外，几乎没有大型设备；没有专职麻醉师，只能由外科医生轮流操作，仅能开展乙醚开放麻醉和腰麻。

然而，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年轻人，一踏上这边土地，就马不停蹄的忙碌起来。组建科室，培训人员，开展新技术……一系列自治区首例乃至全国首例的高难度手术，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完成了。

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由于几乎没有医生，草原农牧区地方病、传染病肆虐。六十年代初，刚刚适应新环境的第一代附院人，一边开展医疗工作，一边组建了马背医疗队，轮流下乡义诊。

草原地广人稀，几十公里见不到一个蒙古包，还会遇到

神出鬼没的野狼悄悄尾随，这些年轻人，哪见过这样的情景，经常是惊出一身冷汗。

然而，既然跨越万水千山来了，这些困难又怎能阻挡得住他们呢？骑着马，驮着药箱，穿着厚重的皮毛大衣，深入上千公里外的呼伦贝尔、锡林郭勒草原腹地，走进每一个蒙古包，与牧民同吃同住，端起一碗香醇四溢的奶茶，俨然成了真正的“内蒙人”。

辽阔苍穹灿若绸带的星河，沃野清晨雀跃明媚的朝阳，牧民脸庞灿烂洋溢的笑容，照在附院人的心上，也亮在他们前行的路上。

时光变迁，岁月更迭。六十多年过去了，伴随着新中国的进程，参与过医院的发展，那群青春洋溢的青年，有的已是耄耋老人，有的甚至长眠草原，贡献了青春也贡献了终生。

他们一手筹建的内医附院，早已成为内蒙古规模最大、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医院之一。

纵有万千感慨，关于他们的敬仰，都凝练成“精医厚德，福泽民众”的院训精神，化作一份力量，指引着每一个附院人迎着新时代的召唤，奋勇前行。

（二）辽阔北疆都有“附院人”

2017年春天，狂风肆虐，黄沙漫天。

几辆车一路穿行在牧区草原柏油路上。这是内医附院专家前往二连浩特市开展健康帮扶的途中。

他们中，有的是第一次踏上这路途，有的已经走过很多个来回，对车窗外的沙尘暴也见怪不怪，5个多小时的车程，闲聊起来。

“看这鬼天气，哮喘病人又遭罪了。”

“我有个患者，以前一刮沙尘就往北京的医院去，这二年不用跑了，在二连一样能看。”

“别说周边牧民了，现在蒙古国人也都去二连看病。”

“这十年，二连分院变化确实大，明年托管就结束了，咱们也算没白辛苦！”

……

车窗外风沙渐渐小了，初春的草原还未返青。但健康帮扶的医生们，正在把春天的希望带到草原。

他们口中的二连分院，就是二连浩特市医院，是内医附院托管帮扶对象。

十年前，二连浩特市医院曾陷入困境，新院干净明亮，设备完善先进，可由于技术水平有限，患者却寥寥无几。就这样，内医附院接纳了二连浩特市医院这位“小兄弟”，开

创了“帮扶式”托管的先河。

这一帮扶模式曾获评“2010年度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医改新举措”，是全国医改范例，它为许多因缺少好技术、好管理而身处困境的基层医院，找到了一个发展的突破口。

十年间，附院人犹如接力跑一样，奔赴在前往二连浩特市的路上。

直到今天，其中一任派驻院长刘海波还记得他就任的那天。“刮沙尘暴，一下车睁不开眼睛。”两辆越野车在楼下并排停着用来挡风，白色的哈达拖着斟满的酒杯端到刘海波面前，“这是草原人民的传统，我就那么就着沙子一饮而尽。”

送行的领导和同事笑着说，“那我们可就把你留在这了啊。”边塞空旷寂寥，风在刮着，刘海波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十年间，共有4位派驻院长、1位派驻副院长、近300人次常驻专家前往二连分院，从管理到医疗，推着二连分院一路突飞猛进。

内蒙古地域辽阔，本地人经常开玩笑说，太阳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升起，两小时以后才能照进阿拉善胡杨林。如今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生活着55个民族、2534万人口，各地医疗

资源、医院发展十分不均衡。

日月流转，建院初期的艰苦岁月已成为过去。但是，附院人记得前辈先贤的故事，记得塞北草原的往昔，记住了“精医厚德，福泽民众”这句话的含义。它让所有附院人明白：医者，胸中有爱，手下有情。

有几组数字，串起了新一代附院人走遍北疆草原的那些记忆。

12 个盟市，92 个旗县，142 家二级医院，曾留下他们的足迹；210 批次，1162 名专家，40546 名基层患者，是他们义诊的成绩；10 家县级医院，7 个名家工作室，11 个专科(病)联盟，是他们推进分级诊疗，响应国家“健康中国”战略的最新实践。

时代在变迁，社会在进步，2019 年，祖国迎来七十华诞，内医附院开启甲子节点新征程，4367 位同仁聚首，3092 张床位开放，年门、急诊量突破 220 万人次。

从马背医疗到云端施治，从单枪匹马到组团帮扶，无论是过去，还是现在，附院人一直在路上。

2019 年 9 月 17 日清晨 7 点，又一批载着医疗帮扶队的面包车从附院出发了，驶出城区，驶向大山，他们带着技术，带着热情，将去基层医院完成为期半年的“组团式”健康帮

扶。

郁郁葱葱的大青山，蜿蜒盘旋的山路，见证着时光变迁，记录着岁月静好，也印刻着附院人前行的足迹。